

## 〈嗚咽的二仁溪〉之一

十五年前，  
二仁溪有溪勿仔魚，有螃蟹，  
充滿了生命。  
七、八年前  
二仁溪還勉強可以游泳。  
今天，二仁溪的溶氧量往往降至零點，  
生化需氧量高於40 / 毫克。  
大量焚燒酸洗過廢五金的廢水；  
沿岸77家工廠排放的重金屬污染廢水  
使二仁溪窒息而死。  
在濃煙瀰漫中溯溪而上  
我們體會到「現代啟示錄」中，  
那一條充滿瘋狂、貪慾、愚痴和暴虐的惡水



今年7月，列  
為管制品的電  
容器，公然在  
二仁溪畔旁燃  
燒，惡毒的黑  
液注滿溪底，  
灣裡的大地20  
幾年來，就這  
樣永無休止的  
被毒化。

為了親身體驗二仁溪的傷痛，今年1月上旬我們在當地居民的帶領下，乘著一條25匹馬力的竹筏，從灣裡的南楚橋下，沿著二仁溪往上划行。

明明是一個冬日午後，從台南市區出發時，一路上都是清朗的藍天。然而從南楚橋起，整條二仁溪所見，竟是一幅令人不敢相信的悲傷與醜

惡的景象。

### 「現代啟示錄」

濃密的黑煙遮蔽了整個二仁溪上的天空。河畔，人民私自焚燒廢電纜電線的猩紅火焰，像地獄的火舌，熊熊燃燒著。竹筏的馬達聲隆隆，兩岸熾熱的火花，嗶拍作響，這些

攝影 ■ 賴春標 撰文 ■ 沈文英

混濁的聲音，在密度過高的空氣中隱隱震盪，彷彿是從地心升起的陣陣野蠻戰鼓聲。黑色、稠黏的河水上，瀰漫著一股令人噁心的臭味。無論再怎麼努力調整相機的焦距，溪水上總也還是會有一層揮之不去的朦朧。

大約是下午三點鐘的光景，竹筏緩緩向二仁溪上游航行。二仁溪西方灰黑色的半個天空的邊緣上，隱隱透出一層紅光。逆光下，岸上人影模糊不清，以焚燒廢電纜為業的鄉民，以充滿敵意的立姿，傳送出一股深深的戒備。在順光的另一邊，則可以清楚的看到人們警戒地從他們的屋子走出，直挺挺地站在岸邊，冷冷地叱視著竹筏上的我們。這樣的人和景，以及有關當地居民充滿暴力和剝奪色彩的傳說，使我不禁想起柯波拉著名的電影「現代啟示錄」中，馬丁辛少校在惡水中航向黑暗的旅程。貪慾、無知、恐怖、暴力和不可言說的悲劇，在二仁溪油黑的水上、在濃郁不化的、威嚇性的濃煙中，在視生死與法律若無物的處處火光，在鄉民深沉的敵視眼光中，從四面八方，向我們的竹筏籠罩過來。

沿途，分不清是酸洗廢液、滌青，還是篩濾過後的汗水，緩緩流過那一片焦黑的土壤，汨汨地注入黑黝

黝的二仁溪中。離岸邊不遠的地方，我們看見有人直接把雙腳浸泡在水中淘洗燃燒過的廢五金殘渣。隔不了多遠，就可以看到一座灰撲撲的廢鋁土廠，龐然屹立在河邊，從它那巨大的排水管，排出濃濁的黃水，直奔二仁溪中。放眼觀看兩岸，滿目瘡痍。在這不惜以全鄉為廢墟，汲汲於在毒穢中煉取財寶的土地上，到處是成堆穢亂的廢五金和灰爐、垃圾。幾棟亮麗的新洋房夾雜其中，顯得分外突兀，徒然增加某種超現實主義的荒蕪與怪誕……

### 當地球憤然反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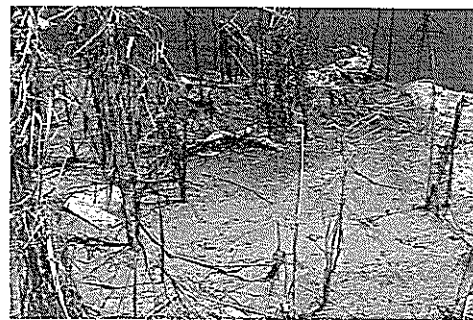
在濃霧的遮掩中，那腥紅的火舌，如鬼火般受焚恣意吐弄。龐大而濃密的，充滿了異味的煙雲，就在我們頭上蟠滾。好幾次，我們都不得不在竹筏上俯身、摀著鼻子，快速衝過低低地壓在水面上的惡臭的煙幕。像這樣因為每次燃燒廢電線、電纜被服所含塑膠、橡膠、油脂後所產生的烏煙，據說至少得遮天蔽日懸踞在天空持續半個鐘頭才會逐漸消散。它所產生的空氣污染不僅是黑煙問題，還有含重金屬的灰渣，以及引起畸胎性與致癌性的世紀劇毒戴奧辛和多環芳香族等有毒有機物。

不久，我們來到了二仁溪與三爺

宮溪的交會口。溪水在我們面前伸展了開來。三爺宮溪每天承受從仁德工業區排放出來的兩萬多公斤的工業廢水。二仁溪流域沿岸則有77家工廠，大部分都座落在仁德鄉，主要是製革、染整、食品、電鍍、金屬表面處理業和各種工業等重度污染的工廠和企業為主。這些工廠排放出來的廢污水所造成的嚴重污染，早已超過了二仁溪河川的涵容能力。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在這樣一條溶氧量經常達到零點；生化需氧量高於每毫克40；到處都看得到翻著白肚死在溪上的吳郭魚的二仁溪，卻不時有一些水鳥掠過河面，岸邊也不時可看到成群的鸚鵡停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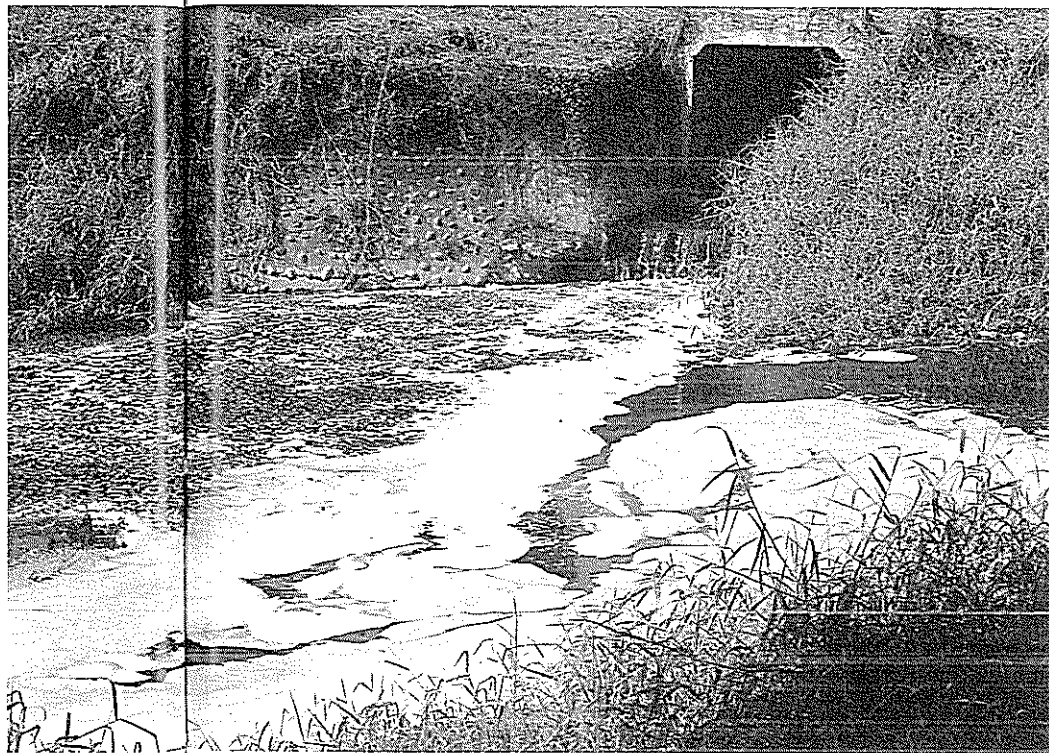
更令人驚奇的是，在我們調頭繼續溯溪而行時，我們在太爺村附近的溪畔，居然看到有人在放牧兩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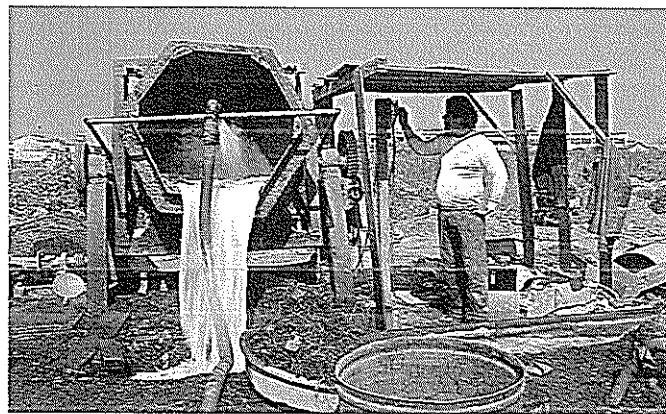
黃牛，一群黑羊。這樣的景象，令人覺悟到，似乎當這樣集污染之大成的水成為這裡生養生物生存唯一的條件時，他們只有別無選擇地接受慢性中毒和死亡的命運。如果，在食物鏈最高層的人類，一再殘害千多年來供他養他的大自然，眼前的景象，是不是也就是有朝一日，當地球憤然反撲時的寫照呢？

底泥經年累月沉澱了大量的重金屬，不斷地分解轉化，產生臭氣和沼氣

工業廢水在叢草的掩蔽下，悄悄地流向二仁溪，加重它的病情。（攝影■沈文英）



篩洗焚燒過後廢五金的水，取之仁德溪，又流回二仁溪。（攝影■沈文英）





灣裡的居民，為著私人的財富，污染了家鄉的溪河。

## 二仁溪的矛盾

帶路的當地居民告訴我們，大約在才只7、8年前，人們還勉強可以在這二仁溪裡游泳。「再早的時候當我還是個小孩，我曾經在這條當時佈滿苔蘚草沙的溪流裡，抓過溪勿仔魚，摸過螃蟹，挖過西施舌。」他說，「碰到落潮的時候，甚至可以涉水到對岸的湖內鄉去看電影呢。」他還說，只要是今天30歲左右，在二仁溪畔長大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在這條二仁溪裡學會游泳的。

啊！但是現在呢？二仁溪早已被人們當成一個天然垃圾場。水面上經常漂著浮動物的死屍；久久不腐不爛的保力龍、保特瓶在溪邊成堆擱淺，當天市場賣剩的菜也被傾倒在溪裡，彷彿世上所有一切能丟的，都盡情的往二仁溪身上丟棄。黏稠的河水，因為溪底的泥沙裡經年累月沉澱和積累了大量的重金屬，經過不斷地分解轉化，產生複雜的廢氣和沼氣，在水面上，此起彼落地

冒著小氣泡。說二仁溪遍體鱗傷已嫌不足，實際上，二仁溪下游早已經完全地窒息死亡了。而將它親手窒息致死的，是二仁溪曾經用她的水灌溉，在她的懷裡撈捕魚蝦，在她的水中、岸邊游水、喧嘩、奔逐長大的，二仁溪畔的貪慾和愚昧的人民，以及整個廢五金工業背後巨大的資本……。

穿過了惡水上的大橋——高雄縣與台南縣的界橋——二層行橋，就逐漸脫離了二仁溪的潰爛、腐化的一段。愈往上游划去，空氣中的怪味雖然依舊揮之不去，但已不是那麼噁人了。

我們在礮口圳的攔水壩，才棄筏上岸。站在沙堆所堆成的溪壩上，我們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一分為二的二仁溪。一邊是滯黑的死水，另一邊卻是企圖用來灌溉的活水。也就在這兒，我們更清楚看到了二仁溪的矛盾：人與自然的對立、工業與農業的衝突、肆無忌憚的水污染和小心翼翼地想利用活水灌溉的矛

盾，以及道德在貪嗜的工業下淪喪與農村最後殘存的一線傳統之間的掙扎……

## 夕陽照在二仁溪上

由於灌溉上的需要，在每年枯水期將要來臨的10月開始，到第二年的4月底為止，在礮口圳取水口下游處，鄉民會構築臨時性的攔水壩。於是每年從1月份到4月份，礮口圳上游的二仁溪水，全部為這個圳所截取，以做為農民灌溉之用。因此在二仁溪的上游，不論是高雄或台南，都可以看到青蔥翠綠的農田，一片鄉村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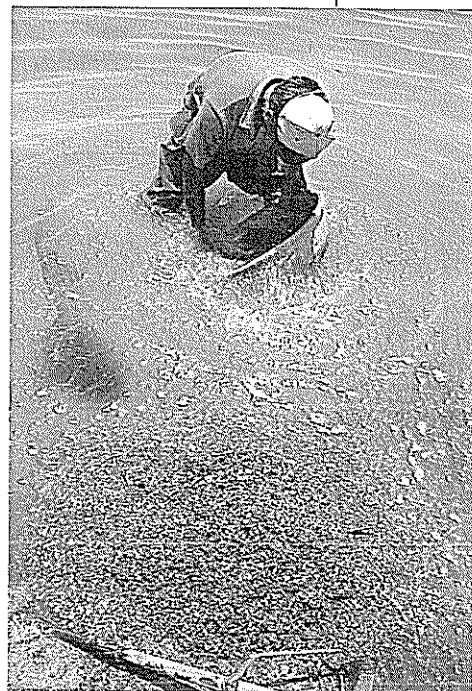
但是，為了攔水灌溉，二仁溪的水力特性產生明顯的變化。河面變寬，流速變得非常小。因此來自上游的家庭、養豬、垃圾場、冥紙工廠等排放出來的廢污水，更不容易排出。因此，在攔水期間，整個非感潮河段的溪水，自淨作用受到影響，水質的汙染程度，至為嚴重。根據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的研究調查顯示，每年的12月及2月，二仁溪水中總細菌數與總大腸桿菌數，都會有顯著的增加。

過了二層行橋後，兩岸荒草叢生，我們正慶幸已經逐漸脫離廢五金業者的汙染。但是，就在緊臨攔水壩下方，卻又突然再出現了兩家規模不小的燃燒廢五金及酸洗的工廠。沿著河岸的土坡上，我們看見了一桶一桶豔紅桶子成排堆置著，裡面盛滿了顏色青冷、詭異的濃酸洗液。一塊窪地上汪著一灘酸洗廢水，周圍的土壤已被蝕染成深綠色。在這「工廠」的旁邊停靠著廢車改裝的住家，以及跟前跑後的孩童。工作起來，是不分晝夜、不分老少的。這樣日積月累的汙染，浸透到地下水，僅僅一壩之隔的農田能完全不受影響嗎？然而這些農田裡的莊稼，依然挑到市場上去……我無力再讓我的想像逕自推論下去了……。

更令人不解的是，就在這一帶的二仁溪水面上，居然就有兩個大規模的捕魚場。是誰在這裡捕魚呢？這些被網起的魚，是已經死亡或是深深中毒的魚？它們將流落到那裡呢？當我回航時，每一想到這捕魚人的心態，就會不寒而慄。

回到灣裡的時候，夕陽正斜斜地照在二仁溪上。逆光下，人影幢幢，他們正在拚命的燒，拼命的洗呀！兩岸愈燒愈烈的火焰，彷彿燒不盡的慾望之火，將西天染上一片血紅。煙霧濃烈，空氣燥熱，隨著熱風吹來撲鼻臭氣。已近傍晚6時的時分，軍方的飛機開始出巡，空氣中不時夾著尖銳的呼嘯聲，低空掠過，使整個二仁溪流域顫動著一股令人不安的異象。這一片不可言喻的混亂所隱喻的荒謬、愚蠢、貪婪和暴力，使我的眼前重又不斷浮現馬龍白蘭度在「現代啟示錄」中戰慄的低喃：「恐怖！恐怖！恐怖！」。 ♀

灣裡的居民在二仁溪裡，淘洗廢五金。



## 〈嗚咽的二仁溪〉之二



爲了燃燒廢五金取得貴重金屬賣錢  
全村爲之狂奔  
長年來焚燒廢五金造成的  
世紀劇毒，戴奧辛  
使灣裡的上呼吸道疾病、畸胎、  
和各種癌症罹患率  
極顯著地高於其他地區  
然而，鎮民却頑固地與毒害爲伍  
到底，他們可以在拚命的死亡中  
掙得多少財富？

沒有來過灣裡的人，很難想像灣裡人是怎樣和廢五金生活在一起。

在其它地方，環保意識高漲，人們都很不得把垃圾、公害這類玩意兒趕得遠遠的。但是唯獨灣裡人卻深恐有人反對燃燒電纜製造嚴重公害，截斷他們的財路，只要是還能燒、還能撿的廢五金通通搬進家裡。得閒得空的時候，挑挑撿撿一番。

沒人注意的時候，能燒多少就燒多少，使灣裡成爲舉世罕見的，固執地擁抱嚴重公害與騷亂的社區。

到灣裡走上一趟，觸目盡是五金廢料。這些廢料從每家的院內堆到門外。在沒人管的空地上，大堆的小堆的、一直堆到海邊，整個灣裡就像一個巨大而穢亂的垃圾場。

在灣裡，幾乎每天傍晚，都可以



燃燒廢電線、電纜所產生的黑煙瀰漫半天邊，久久不散。（攝影■沈文英）

看到有幾戶人家在門外在磚做成的爐灶上燒上一鍋熱開水。鐵煙囪上輕煙裊裊，好不溫馨詩意，但爐灶裡的燃料正是紫紫實實的廢五金。

### 以鄰為壑

灣裡人的獷悍是有名的。要是沒有人「保護」，陌生人進灣裡鄉探頭探腦、東問西問，輕則被鄉民包

圍質疑，重則追趕不休。灣裡人的商技也是一流的。今年3月底，省環保局徵選了6個剛退伍的大學生來灣裡擔任糾察，取締焚燒廢五金。他們沒想到要取締的對象一大半是老弱婦孺。幾個年青人合追一個踉蹌奔跑的老太婆，勝之不武；年輕的太太沒有丈夫，又要養一大堆孩子，狠不下心。真要認真起來，便又圍

攝影■賴春標 撰文■吳小彥

上一堆鄉人求情。一直到上當的次數多了，才知道這些全是灣裡人的苦肉計。

灣裡人還有強烈的「保鄉衛土」的觀念。二仁溪岸熱燒廢五金時如果颯的是北風，劇毒性臭氣都飄向南岸。受害者最烈的是高雄縣湖內鄉民。去年8月初，有關單位下半年經費沒有撥下，迫使「三縣市露天廢五金聯合取締小組」宣告解散。湖內鄉民曾經集合過一百多人組織自衛隊，攜棒帶棍於夜間在熱燒現場來回巡邏。不料此種「公然聚眾攜械」的行動，卻引起台南縣境內的鄉民強烈不滿。他們也醞釀以村內廟宇宋江陣頭為班底，攜械與之抗衡，同樣到對岸向湖內鄉也存在於熱燒五金業者討回公道。幸虧兩縣民眾的糾紛和仇視行為，在省環保法人員的協商下即時被止了。

### 高度的上呼吸道疾患、畸胎和癌症發生率

在灣裡，老老少少全家一起動員處理廢五金是平常的事。根據最保守的估計，灣裡一地至少有70~80%以上的人直接或間接的從事這一行業。有一次，在大甲村，我們不小心闖進了一家民房的院子，看到一個大約五、六歲的小男孩蹲在地上跟他爸爸一起「玩」焚燒過的電線。他從一個鐵盒中挑揀燒去膠皮的銅線，瞪大了又黑又亮的眼睛，高興地說：「哇！這根銅線好長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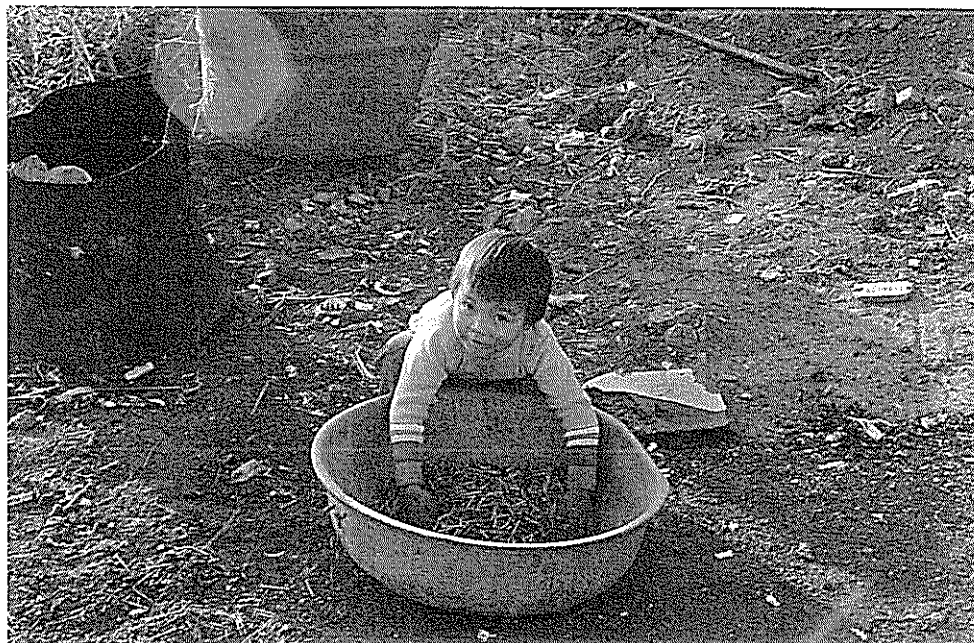
據說他的阿公，瘦小的許家爺爺，躲起取締小組來，功夫可是一把罩的。

在這廢五金的家鄉，人們甘願走險犯法，明知長期焚燒廢五金使鄉土的空氣、水和土壤重度毒化和污染而無動於衷，日日面對健康的威脅而不自覺，甚至禍延子孫尚不醒悟。他們明白表示：「生計重於生命」。

在這些灣裡人的字典裡根本沒有「污染」兩個字。灣裡唯一的醫院仁和醫院裡，院長林喜德醫師擺了三、四台空氣過濾機，十天不到，便要換下黑漆漆的過濾網。每天來看病的小孩幾乎全是上呼吸道的毛病。大人上呼吸道疾患也大約佔了80%以上，而且病人的人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從前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與台灣省環保局從民國71年11月至73年12月所做的孕婦追蹤調查顯示：灣裡地區先天性畸型兒發生率是21.3%，高出本省先天性畸型發生率的6.69%甚多。在這個研究中，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無腦兒雖是罕見的畸型，台大醫院的相關報告為1.12%，但灣裡地區的無腦畸型嬰兒發生率卻高達10.6%。在熱燒廢電線電纜嚴重時期更高達每千人19.4%。而灣裡地區的癌症死亡增加率，從66年至71年期內遞增45.7%，比台灣地區同期的增加率10.0%高出甚多。但是你若要跟灣裡人講「戴奧辛」這回事，他會很大聲的這樣頂你：「我相信這世間沒有什麼戴奧辛（即戴奧辛）這個東西。」若你還不死心，他會用更大的聲調回答你：「全台南市最老的人瑞就在灣裡！」

### 世紀之毒：戴奧辛

戴奧辛是DIOXIN氯化二氧芑類化合物（PCDDS）的通稱，總共可能有75種異構物，所含氯的數目可由一至八個不等。其中最毒，也最



為人所注意的是四氯二氧芑（TCDD）。有人形容它是「已知人類所曾製造的物質中最毒的物質」，會促進人體氧化酵素分泌量，使人體代謝異常，引起氣喘、呼吸機能障礙、免疫功能抑制、先天畸形增加、自然流產率增加、軟組織纖維化和癌症的增加等嚴重的損害。

民國71年，瑞典毒物學家拉比博士（Dr. Rappe）在台灣訪問時，提到熱燒廢電線可能產生戴奧辛毒氣。同年11月，衛生署環保局將灣裡熱燒電線現場之採樣函寄加拿大勞長春博士檢驗。結果發現土壤中有2PPM，空氣中則有0.2PPM，並在飛灰中發現有戴奧辛中最劇毒的TCDD，其毒量已超過不適人類居住的安全界限。當消息在72年7月被揭露時，曾一度造成空前的震驚和恐慌。

迄今為止，世界上最著名的戴奧辛毒害事件之一發生在1976年7月義大利北部Seveso市。當地一家製造三氯酚（Trichlorophenol）的工廠

ICMESA發生反應爐爆炸，結導致中間副產物「戴奧辛」飄落到工廠的週圍。後來有500人接受治療，附近也有動物中毒致死、植物枯死等現象。在意外發生後的14天，被劃為A區，即方圓100公頃散布2公斤TCDD的地帶的733名居民全部撤退。而劃為B區的較輕度污染地區則用堆土機鏟起7吋的土堆到A區後，方可再使用。自此A區被加以封閉，永遠不能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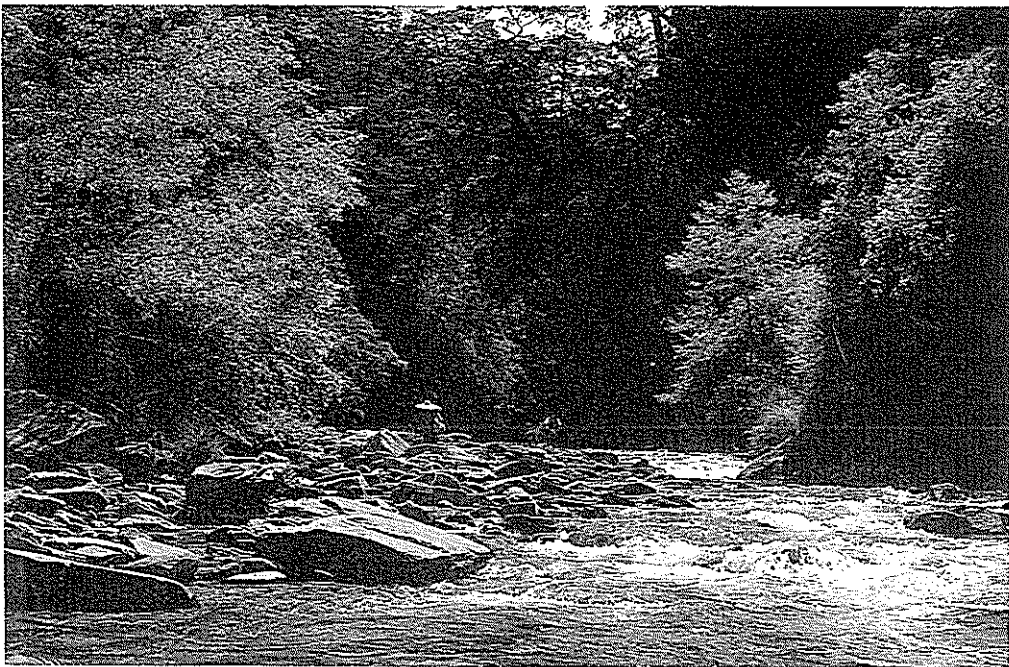
1978年，美國尼加拉瓜瀑布附近一家化學工廠所排出的廢棄物中含

挑檢焚燒過後的廢電纜是他童年的遊戲。（攝影■沈文英）

年已70餘歲的老婦，他說：我的工作就是抽取細銅線。

灣裡大部份住家都以廢五金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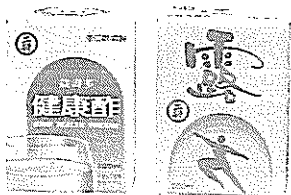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  
千百年所演化聚生，  
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  
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  
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  
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 回饋：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醋**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益壽多健康露**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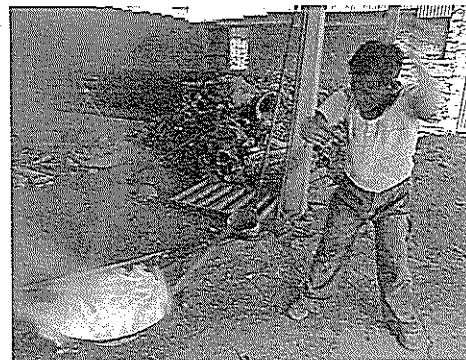
有戴奧辛，所以這裡居民死亡率特高。最後紐約州政府支出1,500萬美金，補助居民遷移他處居住。1979年，美國密蘇里州Times Beach地區在一場洪水泛濫後，發現被工廠流失的戴奧辛污染的泥土中含有300PPM的戴奧辛，這比容許的範圍多出300倍。結果美國政府在1983年2月，以3,600萬美金買下該區域，強迫居民他遷，以免發生危險。

### 恐怖的災難

對於這樣一個曾經為我們節省了數百億進口原料，十餘萬人賴以為生的廢五金事業，即使曾經掀起戴奧辛風暴，決策單位也不敢痛下決心，立言廢止。他們認為要使得區外的非法業者漸漸消滅於無形、而污染同時也能完全的控制住的最好辦法，就是成立一個世界獨一無二的廢五金專業區。

冒著可能寬容更多的人從事這一行業，也可能轉移及擴大毒害區域的危險，大發、灣裡專業區先後成立。

事實上，這個從設計、施工、操作、管理各個環節都需要高度水準專業人才的專業區，卻暴露出工業層次的嚴重落差、行政管理的大漏洞、進退兩難的污染問題。選到區內的廠商所投資興建的焚化爐一試再試，只有二、三家勉強合格。工業局原本要蓋一座焚化爐集中處理廢棄物，結果說了三年，至今還蓋不起來。區內的廢棄物堆積如山，油污四處可見，較之區外，也好不到那裡去。環保署為了污染而創造的一種他國絕無，我國僅有的分級制度。將廢五金依處理過程中可能形成的污染程度分成A、B<sub>1</sub>、B<sub>2</sub>、B<sub>3</sub>，其中B<sub>2</sub>又可分成B<sub>21</sub>、B<sub>22</sub>、B<sub>23</sub>。雖然有只A級才可以運往區外，卻又容許夾雜1%的B級，結果業者就利用此一漏洞將部分B級品夾帶出區外，輾轉運到灣裡去露天燃燒。外運的



卡車十車才抽籤檢查一車，所以偷渡成功的機率也很高。

「停止成長」是經濟部國貿局、工業局及環保署共同認定處理廢五金最適合的對策。也就是說要凍結增量申請及新廠申請，並嚴格執行分級制度。然而神通廣大的不法業者卻仍有辦法假借廢五金為名，夾雜電子零組件、違禁品駁混進口，甚至利用漏洞走私抬槓。

目前白天取締加強後，二仁溪畔燃燒廢五金的奇觀的確比較見了。但是拆解後待處理的五金廢料仍隨處可見，而晚上居民私自焚燒廢五金的火焰則從未止息過。這裡平均每年至少產生4,000噸的廢棄物，數十年來不斷的累積，究竟如何處理，一直是無從解決的問題。新的廢棄物卻因廢五金進口管道從未有效地加以封堵而被源源不絕的製造出來。灣裡地區的拆解物、廢棄物、各種五金垃圾像魔術般不斷的膨脹。相形之下，進口廢五金「停止成長」的政策，變得像一句笑話。

要命的是，在我們一再的追問下，得知某單位最近曾將二仁溪底泥、附近的土壤和飛灰，以及灣裡工業區的焚化爐所產生的廢氣送國外檢驗。檢驗結果已在今年5月正式出來。這份不願向大眾公佈的最新調查報告顯示：一度走遠的戴奧辛風暴並沒有消失，它只是被遺忘，並且不斷地積累直到爆發一場恐怖的災難……

二仁溪畔隱隱的煉鋁廠，煉好的鋁被運走，留下的大量廢棄物，隨即被推入二仁溪中。

### 〈嗚咽的二仁溪〉之三



如同窮人在垃圾山裡找可以賣錢的廢料  
二仁溪畔的灣裡廢五金專業區  
從先進國家  
大批運回別人挑撿剩下的「廢五金」，  
由目不識丁的土師父到各級化學碩士和教授，  
用各家獨得之秘，  
從中提煉貴重金屬賺錢。  
除了專業區污染監管中心，  
沒有任何客觀的第三者，  
能向我們保證：  
把高度污染的「垃圾工業」集中起來  
就一定安全、乾淨……

大發工業區內佔地龐大的惠發倉儲堆置場，到處擺放了長期以來從無數個貨櫃卸下來的，到處堆積如小山的五金廢料。破爛生鏽的洗衣機、電冰箱、影印機、電話交換機，各種報廢電腦和汽車零件——凡是科技文明所能產生的金屬垃圾，這裡應有盡有。這是開發中國家撿拾已開發國家用過之破爛，像窮人在垃圾山的破銅爛鐵堆中尋找「財寶」一樣，從中「發財」的生動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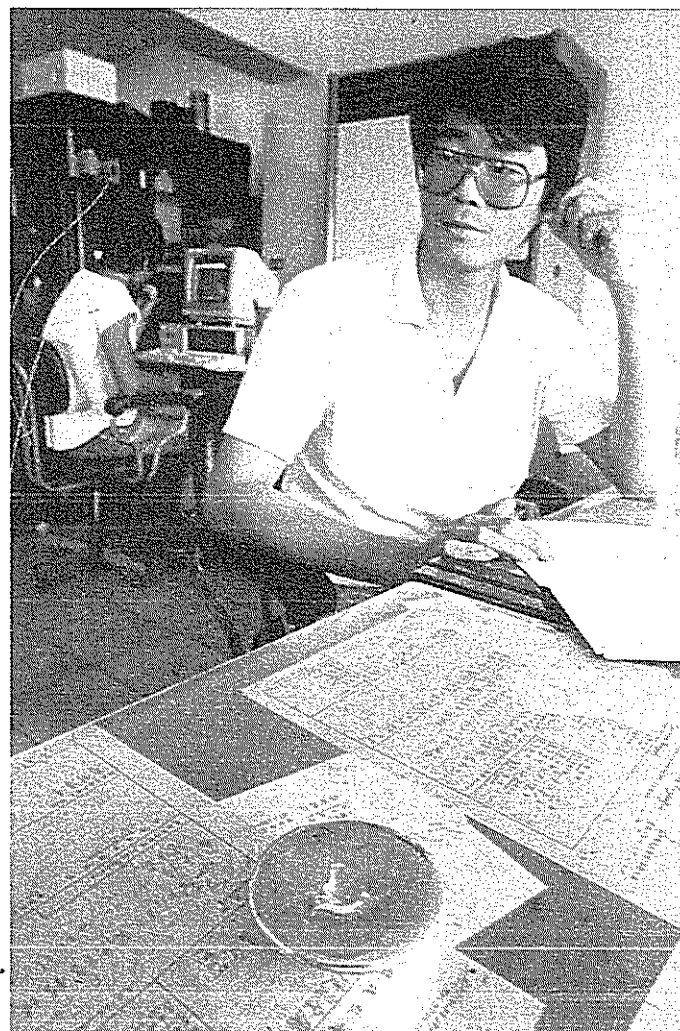
大開科技倒車的「大發牌」產品

儘管在出口及進口時這廢料可能受到某種形式的破壞，但是這些廢

料歷劫後尚堪使用的部分，在商人重新整理包裝之下，就變成以「嶄新」面目出現市場的「大發牌」產品了。淘汰迅速的日本電話機，就是「大發牌」最佳貨源之一。

為了防止打擊自己出口市場競爭力，日本政府禁止某些型式的電話機以廢料名義出口。儘管如此，當我們看到海關工人用棋盤給每具電話廢料打上「V」型的破壞烙印時，人們可以還看到不少的投幣和卡式雙用的新型電話機。這種新型公用電話機，台灣尚未堪出，在日本卻要報廢哩。

在這個外國報廢五金垃圾堆置場上，我們的確能察覺什麼樣的科技



這塊32兩黃金  
是從數以噸計  
的電腦廢料中  
提煉出來的。  
(攝影圖侯聰  
慧)

攝影圖賴春標 撰文圖蕭曉



灣裡廢五金專業區內，等待拆解處理的國際垃圾廢五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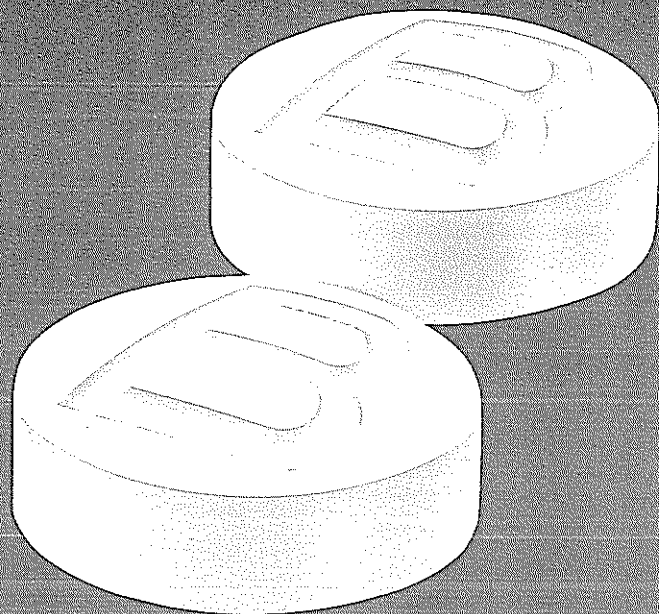
產品在美、日兩國已「不再流行」的訊息。但是這些先進國家輸出的文明廢料，卻使得我國的科技大開倒車。不過幾個大公司，如IBM、CDC、BURROUGH、HP，都因其電腦涉及商業和技術機密而不願出售。所以國內業者只能撿拾到一些雜牌或較老型的電腦廢料，或是貴重部分已被拆除的零件。這些廢五金中的廢車部分，值錢的外殼大都在運進台灣前，由美國當地自行回爐重煉。有時連剩下的廢鋅和廢鋁也不放過，一直提煉到只剩一堆鋁土殘渣，才壓縮進50加侖裝的鐵桶中運來台灣。今天，台灣大部份的銅，是大發工業區運進來的美國廢電線、廢電纜中燒出來的。至於國內銅來源仰賴甚重的廢電線、電纜，不論美、日，凡含銅量大於80%高比率，均不准出口。國內業者所標得的，大都是油線，及含銅量較低之電線、電纜。國內業者透過各種途徑——很多擔任掮客的代理商是台

灣渡美的商人和新移民——在美國的廢電線堆中，競相抬價搶購這些廢電線和電纜。但是運回台灣之後，不是需要耗費大量人力處理，就是會因焚燒電線電纜的外皮而製造嚴重汙染。如此犧牲了寶貴的環境資源，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後所獲得的附加價值，卻因為再生原料品質不純，而大打折扣。以銅來說，可以說是廢五金經過加工處理後所獲得的單項金屬中總價值最高的，民國75年，大發工業區從進口廢五金中燒融出來的銅的總值約為42億5千萬台幣，約佔全國需求比率36%。下游工業以這種再生銅原料製造的產品，比採用由礦砂直接冶煉而成的初生原料，成本估計約可減少32億元，但是這些再製銅的品質，卻比礦砂冶煉的精銅差了很多。台電工作人員老早就發現這種品質粗糙的銅線，導電性差，反而浪費電源。撇開從廢五金冶煉這些銅所消耗的環境成本、社會成本不談，就整體

# 百服寧<sup>®</sup>

## 保護您

適應症：頭痛、牙痛  
生理痛及解熱



必美股份有限公司

省衛藥廣字第76051015號



經濟成本而言，也是得不償失的。對於這樣一種國外棄之猶恐不及的汙染工業，我國卻成立了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工業區，真是荒謬而不可思議。

在我們三度進出大發工業區的經驗中，最令我們感到吃驚的，莫過於政府有關單位對於自身控制工業區所產生的汙染之能力所具有的「信心」。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南區監控中心倪主任，便曾經一再強調：「廢棄物集中處理，汙泥還原到最後一層回收，廢水酸鹼中和後再排放，怎麼還可能有汙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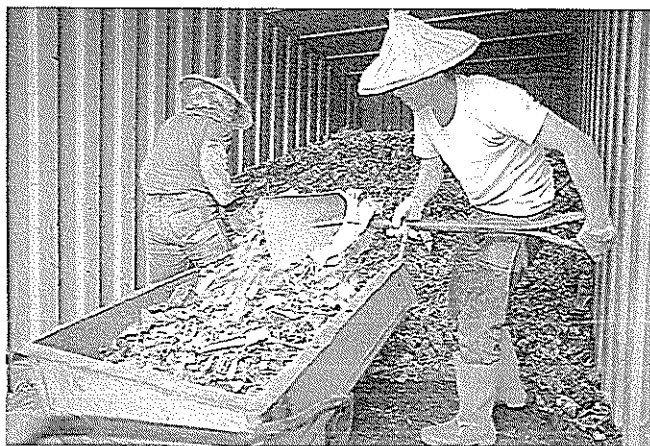
沒有一個公正而有專業知識的第三者可以告訴我們，在政府出面加以「合法化」的大發廢五金工業區裡，到底是不是真的「沒有」了汙染。如果有人懷疑大發廢五金工業的「清潔」，至今政府部門也尚未發表過任何叫人放心的專業的調查和報告。

### 獨步全球的「汙染科技」

我們走過倉儲堆置場，走進了民偉公司。公司負責人葉義雄正在用剪子剪一節剛從貨櫃上卸下來的進口電纜線，以目測估算其中所露出金屬的價值。任誰都很難想像葉義雄是原本從事營造業的門外漢。事

實上，他搞廢五金不到2年，他的投資金額從數百萬元直線上昇到目前的兩千五百萬元。他花了大把錢，按環保局的要求標準，一直到從丹麥、日本進口並且在台訂製的粉碎機和焚化爐達到環保局要求的標準為止。據說，用土法在露天燃燒廢五金成本只要2角到3角，用現代化焚化爐燒廢五金就要17到20元。但是即使後者的成本高很多，可生產出來的一級銅塊可以賣到每公斤48元，而二次處理後的銅粒也可以賣到42元，比起進口銅線一公斤60元，仍然具有相當的競爭力。這雖怪貌不驚人的葉義雄不斷地把賺來的錢投資再生產，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了。但是當我們問到他對這一行業前途的看法時，這位剛從煥熱、窩悶難當的廠房走出，每月營業額八百萬，統轄至少50名工人的葉義雄，卻露出茫然而不確定的微笑回答我們的問題。跟葉義雄的態度相反，大發工業區裡另一家叫包綜公司的負責人林耀煌，一談起廢五金，便興致勃勃、渾身是勁兒。

民國52年做聖誕燈泡碰上不景氣，林耀煌便試著改行購買在台灣的美商德州儀器公司的廢料，從中煉取金屬，這一幹就是15年。他承認燒廢五金取寶，過去的確有過一段大



由貨櫃裝運進口的廢汽車切片。

# 1:1000

## 爲什麼胃痛的時候，你要選擇100倍制酸能力的健胃仙？

怎麼了？胃又不舒服了嗎？是不是最近三餐不大正常，有一頓沒一頓的，還是工作忙碌，一急胃就痛了呢？其實，大部份胃痛最初都是胃酸過多造成的！

### 胃酸過多，會傷害胃壁，造成胃的不適

胃酸由胃壁所分泌，幫助消化我們吃的食物但是過多的胃酸，輕者會傷害胃壁，致使胃部疼痛；重則引發胃潰瘍或十二指腸潰瘍。所以對於胃酸，我們實在不能掉以輕心。

通常生活緊張，情緒高亢都會刺激胃壁分泌大量胃酸。暴飲暴食、酒精、咖啡等也容易造成胃酸分泌過量。所以飲食正常、鬆弛心情都是避免胃酸分泌過多的好方法。一旦胃酸分泌過多時，就要選擇好的制酸劑。

### 選擇好的胃藥，請考慮胃藥的制酸能力

胃藥，和制酸能力有很大的相關性。

根據Goodman and Gilman's "The Pharmacological Basis of Therapeutics" 6th Edition, Chap 42, P996-997所述，選擇胃藥的準則之一是“選用經證實具有高度制酸(或中和胃酸)能力的製劑”。

### 體外胃酸中和能力的模擬測驗

由於我們無法在人體內進行“胃酸中和能力”的測驗，所以通常在體外模擬狀況下進行，把標準塩酸溶液(HNCl)當做胃酸，以測驗各種胃藥(制酸劑)對標準塩酸溶液的中和能力大小。

### 健胃仙經實驗證明，能中和100倍胃酸，治療胃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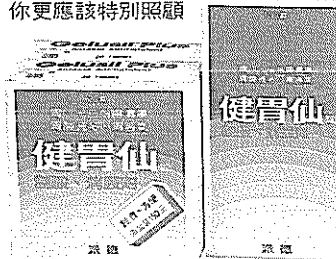
健胃仙於體外模擬實驗中，證明一粒小小的健胃仙(重1.2gm)可以中和121ml的胃酸(重143gm)，亦即一粒健胃仙能中和100倍的胃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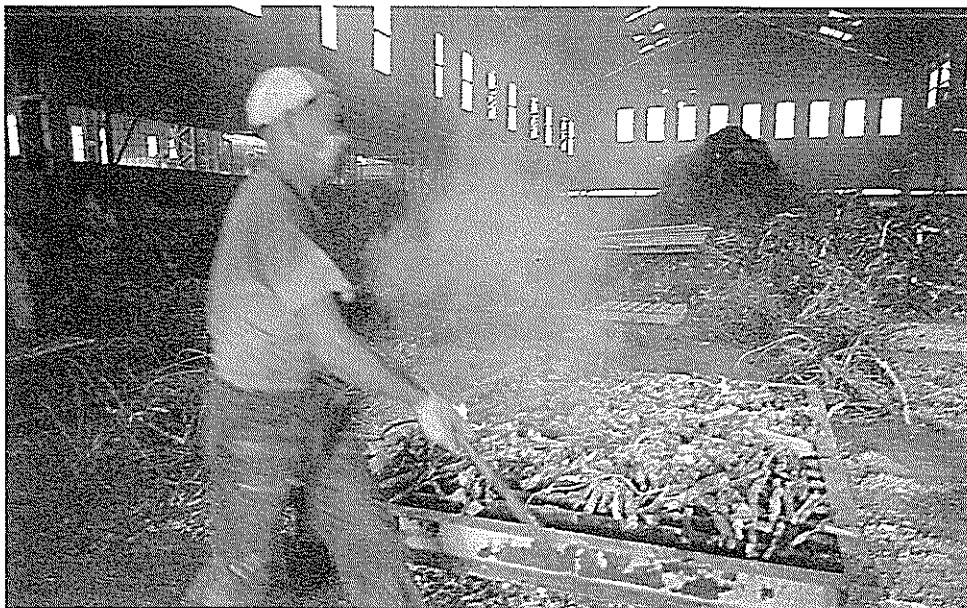
正因為健胃仙具有這種制酸能力，可以迅速吸收100倍胃酸，因此能有效地解除胃痛。

所以說，健胃仙是理想的制酸劑。像你現在的狀況，服用一粒健胃仙，嚼在口裡，清涼涼的迅速解除胃的不適。還有，如果你的生活形態、工作壓力無法立即改善的話，你更應該特別照顧自己的胃，要隨時攜帶健胃仙喔！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桃園縣中坜市自強路3-1號 電話：(03)4520500





大發廢五金專業區，合法的工廠內到處充滿酸臭的毒氣。

好時光，甚至到現在，他仍是這個工業區內少數能提煉稀有金屬的人。當我們訪問他時，他便出示一張其它業者處理酸洗後不要的濾紙。他說：「可別小看這張又黃又綠，像漏斗一樣的濾紙，這裡面殘存了其它業者所無法提煉的金和銀哩！」

他堅持請我們去看他廠裡的設備。那是一間5坪大小的密室，裡面擺滿了鮮紅的酸洗桶子。透明的大試管裡，裝著他最近的新發現——一種可以用來搞「完全還原」的樹脂。他急促而熱絡地夾雜著英、日化學名辭，向我們解說每個提煉步驟的方程式及化學機轉。在此同時，一個和我們同行，來自新竹化工研究所的研究員，不斷地在他的一個小本子上做筆記。

在這個工業區內外，像這樣的「科學怪人」還真不少。從目不識丁的人到研究所畢業的專家，各色人等都有。甚至某些教授、研究單位也被請來這煉金的「專業區」裡做技術指導。每家工廠都有自己祕而不宣的「獨門配方」。在各有獨到之

祕的煉冶過程中，各種化學藥劑的比例，每樣物質的比重，作用時間、溫度的加減，等等都決定了提煉的不同成果。同樣是酸洗，有的業者能將煉剩而仍含有金屬成份的污泥，每桶以5萬到8萬的價格賣到這個工業區外。

由於各家污泥的成分不一，使得大發專業區內的污泥處理廠無法發揮功能。後成立的灣裡工業區的業者眼見設計上問題重重，只好袖手旁觀，不願貿然投資。新竹化工研究所便是被請來協助專業區裡的「監控中心」，研究如何分析和提煉各廠污泥中各式不同的貴重金屬，直到處理廠有辦法統一處理為止。監管中心的倪主任「樂觀」地說，先把這些污泥內的金屬，全部提煉出來，剩下的成分用氫氧化鈉加以固定，「當然就不會有污染了」。他說著，笑了起來。也許是搞人文的人比搞科學的人天生要悲觀些，而想像力也許卻比搞科學的人要豐富些，我看著葉義雄的密室裡各式各樣的桶子、管子和滿室撲鼻的酸氣，

忽然想起了電影「蒼蠅人」裡的故事——一個科學家以蒼蠅做實驗，不料自己變成了蠅頭人身的怪物，還原不回来了。——廢五金「工業」難道不就是這樣一種充滿疑問的試驗過程嗎？事實上，今年3月份有一位灣裡婦人在郭婦產科醫院產下一個無手無腳的畸形嬰兒，生下不久，這可憐的畸胎就離開了人間。整個大發廢五金專業區裡，到今天還是一個財迷心竅的煉金術專業區，許許多多提煉方法，都尚在試驗階段，沒有人可以說他有一套安全乾淨的方法，卻早已不斷產生類如畸胎這樣一個現世的「蠅頭」怪人。至若整個專業區為二仁溪、為現場工人所帶來的直接的損害，就更令人膽顫心驚了……

同樣是提煉貴重金屬，走進葉富堯的工作室，便立刻明顯地感覺出它的獨特性。他的工廠的院子和屋子裡看不到一般廢五金工廠散漫、髒亂的景象。也嗅不到混濁、酸臭的氣味。擺設有電腦、影印機、電傳打字機的客廳，反倒有點像台北的貿易公司。事實上，葉富堯的經營方式一大半仰賴進出口。在美國東部的大港巴爾的摩、南部的大港紐奧良、日本的橫濱都有他布下的消息網。比如日本，只要一接到有貨源的消息，他立刻從高雄搭機去「看貨」，第二天，他的「貨」便已經從橫濱港往台灣出口了。他主要進口的是電話交換機。一般行話叫做「墓碑」的那一型。進口價1公斤60元，1噸6萬元。8噸的廢料大約值48萬元。但是他不像以前舊式的業者斤斤計較廢五金中每一個可以利用的部分。除了必需的部分，所有其它有價值的部分，都在「互惠」的原則下，經由其它代工的工廠，剪的剪，鬆的鬆取走了，剩下來的別的工廠沒有辦法處理的I.C.板上的接點，電話交換機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才是葉富堯所要的。先用「原



子吸收光譜儀」測試，再用電子分離法把鈀（Pd，因「鈀」，化學金屬元素，色白若銀，富延展性，可製成合金。）和銅分離，這樣，便提煉出價值僅次於金的鈀了。在一份工業技術研究院能礦所做的研究報告中，有關鈀的還原回收過程，一再用括號標註：（屬廠家機器，可做日後專題研究）。不過，這樣的「獨門絕活」，卻使葉富堯能提煉出每兩價值5千多美元的鈀來。據說每8噸廢料平均可提煉出100兩的鈀，純利可高達3萬元。葉富堯說平均一天一個工作組可以輕易地提煉一千兩利潤價值30萬元的鈀。

純度高達99.95%的鈀，最主要的用途是輸出到美、英、瑞士和日本這些已開發國家製造假牙用的合金。在台灣，目前鈀被用來摻在錫煤轉化器或白金項鍊中。

葉富堯的想法和作法恰恰是這個工業區中極少數的「科技先進」的典型。但是，為了其中粹取0.1%不到的貴重金屬，每月一個工作組至少要消耗掉2400噸的廢料，正是屬於最易造成環境污染、最易出漏洞的B<sub>2</sub>級。撇開電鍍過程中溶解底材所造成的嚴重水污染不談，為了獲得I.C.板上如米粒大小的鈀接點，就必須歷經拆解、粉碎、焚化和酸洗等各種作業過程，而整個過程至少會產生10%看得到的廢棄物。如果從這個角度看，為了取得那些「貴重金屬」所付出的沈重的環境和人的代價，又該如何計算呢？

灣裡專業區內，拆解中的電話交換機廢料。

# 老阿伯，你幹啥？ 河堤再燒了

絕大多數的污染，  
來自企業和資本的貪慾和自私。  
當二仁溪畔燃燒廢五金所造成的  
戴歐辛劇毒污染，  
和鄉民的生計互相結合，  
使灣裡「廢五金露天燃燒聯合取締小組」  
成了滑稽電影中的救火員。  
當政府公然承認「廢五金工業」  
是台灣所需各種金屬的重大來源，  
是誰，是什麼樣的政策，  
是怎麼一個結構性的存在，  
讓強酸洗水污染故鄉的土地，  
叫世紀的劇毒瀰漫我們的天空，  
讓母親生下一個又一個無腦無肢的畸胎？



隔了3個多月，再來到二仁溪，竟然覺得有點眼生。礮口圳被大雨沖垮，黃濁的泥水滾滾而下。在崩塌的土堤下，有人站在泥水中，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撈捕順流而下的吳郭魚。據說，前幾天，有人一天之內撈了3萬斤。

大風過後，圳旁兩家工廠灰燼全

熄，襯著灰暗的天空，更顯破敗。有幾個人站在高高的標架上，幾棟連連拆得只剩下光禿禿的骨架。我心中暗想：「終於要因貨源不足而自動拆除了。」等上前詢問，才知道原來在加緊整修。一位年長業者告訴我：「這是十幾年來，每到雨季來臨前的準備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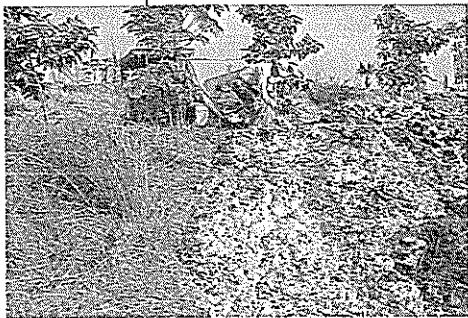
白天因有嚴格的處罰取締，轉而偷偷的在深夜燃燒廢電纜。今年6月，在二仁溪畔大甲村一個夜燒現場，據業主說：（如果原料足，燃燒一個晚上將有近萬元的收入。

攝影 ■ 賴春標 撰文 ■ 沈 漁



在閃光燈下，大甲村居民燃燒廢電纜的現場。

酸洗過後，帶有毒性的樹脂土被大量任意的棄置在二仁溪畔。



南楚橋下100多公尺遠的地方，3個月前曾見過的一位中年男子，現在仍是用他自己設計的幫浦將燃燒過後的廢銅、廢鋁線，藉著滾箱的力量沖洗。沖洗的水自然取之仁二溪，又流回仁二溪。

記得上次他告訴過我，他有6個小孩，最大的比我還大。在同一地點，看見同樣的人，心中亦驚亦喜，特地鑽進來瞧瞧。車未停妥，我已迫不及待的跳下來打招呼。卻見他拿著一把鎗頭，眼露凶光，向我逼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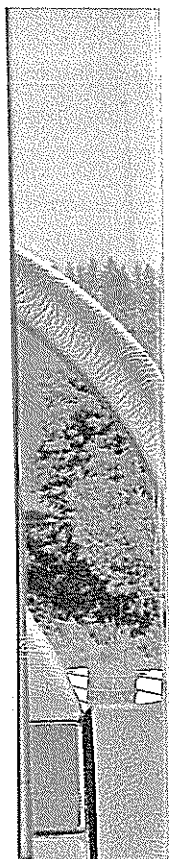
「又是你，就是你，以前來過，中午來過，現在又來，你就是在電視上講我壞話的人！」

「什麼？不是講我？總之就是講我們汙染了二仁溪。妳為什麼不替我們想想？大家都混口飯吃，這樣大肆批評是不是要害我們沒飯吃？我有6個小孩，最大的比你都大！」這位菜民的太太是個白癡，小孩多，生活不太好。

「不要照，給長官、弟兄看了不好。」他背過身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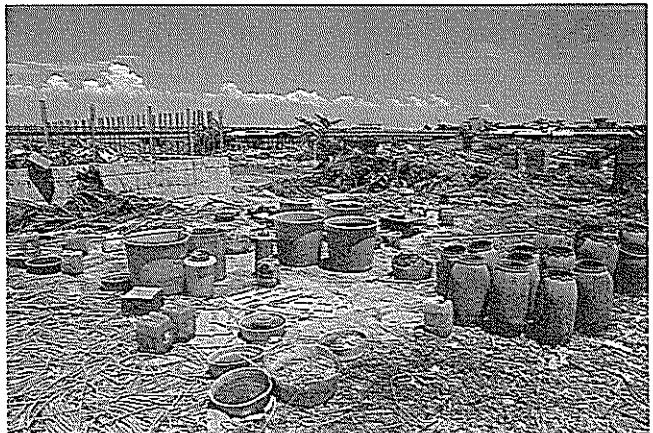
「照、照、照，不怕妳照。（他將鎗頭收起，不時瞄一眼鏡頭。）妳要我們不做這個，要做什么？要我們去偷？去搶？去擺地攤躲警察？灣裡人又不是憨呆，不怕毒，燒這些，人還不是活得好好的！我們又不是大承包商，中盤商，截取中間利益，是全憑勞力、苦心的啦——」

「好啦，阿伯，休息啦。」隊員暗示我上車。「休息？！跟你講明啦，我們是做二十四小時的啦，沒有休



## 聲

「...底特律當...  
...了世界最...  
...車公司...  
...肯定了...  
...購買了...  
...員工均以...  
...物候合計...  
...而過特...  
...必須定...  
...納金額...  
...不變，而...



息！白天水洗，晚上燒，要禁、禁不少的啦。奇怪啊，你們要禁止我們燒，又為什麼要進口呢？——」告別了夕陽下那張燦紅、嘲諷、激奮的臉，長久以來為了報導這個主題，心裡所引起的掙扎和衝突，此刻達到了頂點。

### 徒勞無功的「聯合取締小組」

灣裡活動中心是「廢五金露天燃燒聯合取締小組」駐紮的地方。因為省府認為取締汙染是「地方政府的事」，所以在二仁溪沿岸這個三不管地帶，由高雄市、台南縣、台南市衛生局各派一個人，再輪派兩名警力組成這個「取締小組」。「取締小組」的成員，每天苦苦支撐著下午4點到12點、12點到次日凌晨8點的監視行動。由於工作分量沉重，責任區域廣，身心過於疲倦，自然談不上效率。有的時候，明明發現有人在燒煙，然而等到小組趕到走近時，燃燒電纜的人已不知去向了。有的時候，即使當場被捉個正著，取締小組既不能引用刑法中的公共危險罪，也不能援用行政法的違警罰法，執行起來，困難重重。更甚的是，很多時候，犯禁的居民，不惜以武力保衛自己的「產業」，使得小組的人身安全，在這荒僻而又

驕悍的地帶受到威脅。夜間的取締工作，幾乎陷入徒勞無功的狀態。久而久之，令小組心灰意冷。當地人就曾經笑嘻嘻的對我說，近來在凌晨兩點以後，他們已經很久都沒有看過取締小組巡邏了。

今年3月，灣裡活動中心新來了6位省環保局的派駐人員，來執行行政院衛生署環保局所頒定「台灣地區水汙染防治近程改善措施」中的「整治二仁溪計劃」。他們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盡力遏止灣裡露天燃燒廢五金。逢甲環科系畢業的張明志，以及南亞工專土木科畢業的張式賢，便是這新增的6人力軍中的兩位。

一吃過晚飯，他們便催促我到一樓睡覺。他們告訴我，活動中心是灣裡最高的建築。站在活動中心的五樓頂，任何狀況，都一覽無遺。他們準備通宵站哨，等到一有狀況，就來叫我。

燠熱窒悶的天氣，兇猛的蚊子，再加上精神不得鬆弛，使我輾轉難眠。為了不忍拂逆這群年輕子的好意，只好閉目養神。忽然之間，我聽見樓梯響起一陣腳步聲。我立刻起來，隨著一群人馬奔上五樓。原來這是第一梯次的人剛剛巡邏回來，正要離去；第二梯次的人也來

灣裡到處存在著這種不合法的酸洗廠，最後這些報廢的強酸烈水，最終將灌入灣裡的大地。

了。交接完畢，第一件事便是張羅床位，倒頭便睡。我們悄悄地從五樓移到三樓的「老人活動中心」，一邊下棋，一邊等候。

### 不要靠近，這火有點蹊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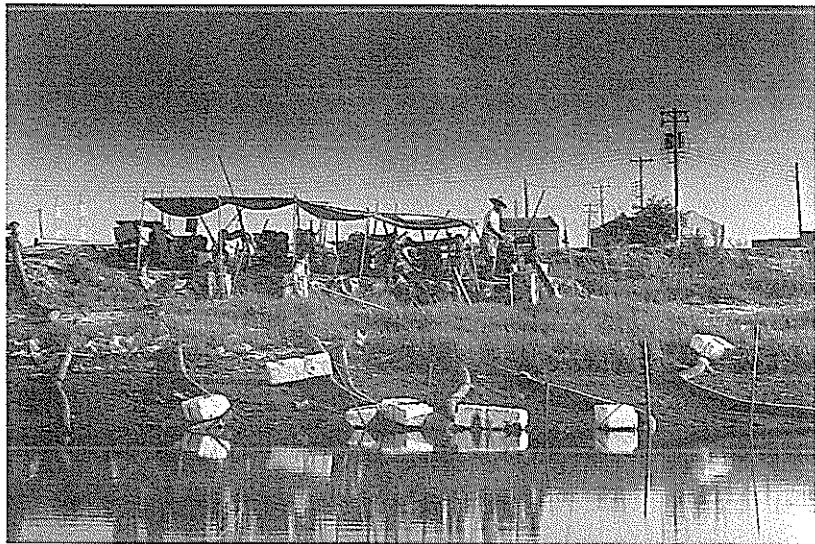
將近凌晨一點半的時候，五樓傳來一陣紛雜的奔踏聲。說是剛剛接獲民眾密告，飛機場那邊有人在燃燒廢五金。於是一行三輛車，警車殿後，直奔現場。在路上，有人說台南機場曾經抗議，燃燒廢五金使得能見度降低，機身受到不明物質的侵蝕。等我們衝到機場，在附近細細的繞了一圈，除了一片烏黑寂寥，什麼鬼影子也沒有。他們說取締小組常常接到這種匿名電話，有的純粹是為了愚弄取締人員，有的卻調虎離山。

雖然撲了一個空，隊長臨時決定提前巡邏一番。車子開過了灣裡市區，在台南縣繞了一圈。過了二層

行橋，我們倒過來沿著海邊走到喜樹村去。端午節過後，海平線上烏雲層層，月亮紅得有點不尋常。就在我們白天曾經來過的海口公廟附近一大片枯死的防風林一帶，一片火光在閃動著。「這裡，這裡！」有人低呼。一堆廢五金正熾烈的燒著，一大片熾熱的白色火焰，吐著藍中夾紫的詭異火舌。隊長警告我們：「不要靠近，這火的顏色有點蹊蹺。」一個瘦瘦的年青人跛著拖鞋，蠻不在乎地視蕩過來。隊長問他，「這是不是你燒的？」年青人以漠然的搖頭表示他不屑的回答。「不是？」隊長說，「不是，我們就請消防隊載走了。」隊長一邊嚇唬一邊作勢要打電話叫車子來。

事實上，在現有法令中，對這些非法燃燒最有效的辦法，便是按照「廢棄物清理法」載走那一堆燃燒中的廢五金代管。載走這些廢五金，等於沒收那些業者的財產和心血，

區外業者指著  
糾察小組隊員  
說：「奇怪啊  
，你們要禁止  
我們燒，為什  
麼要進口呢？  
——」（攝影  
■沈文英）



雖然灣裡人辯稱他們在抽水機底部加裝了保力龍做的浮力設計，只有在漲潮時才抽上海水，但是在二仁溪最惡化的一段灘頭，仍然令人不可思議。（攝影■侯聰慧）

原應有嚇阻作用的。但是這些非法燃燒的業主卻也有恃無恐。他們很清楚，取締小組說要載走，無非是徒然的威脅。因為遼闊的二仁溪畔載不勝載的廢五金，不可能真的勞動有重要任務在身的消防隊。深更半夜，取締小組即使有錢也難叫到肯來搬運的卡車，因為台南市所有的貨運行都不難得罪廢五金業者，再者即使有卡車不怕得罪灣裡民眾肯來搬運，這一大堆廢棄物，又該如何處理呢？

### 這樣太沒有公信力了

就在這時，一個一個民眾從不同的角落冒了出來，鄉民越聚越多……一直圍聚了二、三十人之眾。掛在防風林上的月亮，這時卻兀自清白著臉。群眾看出了取締人員的軟弱，開始圍住小組人員大發謬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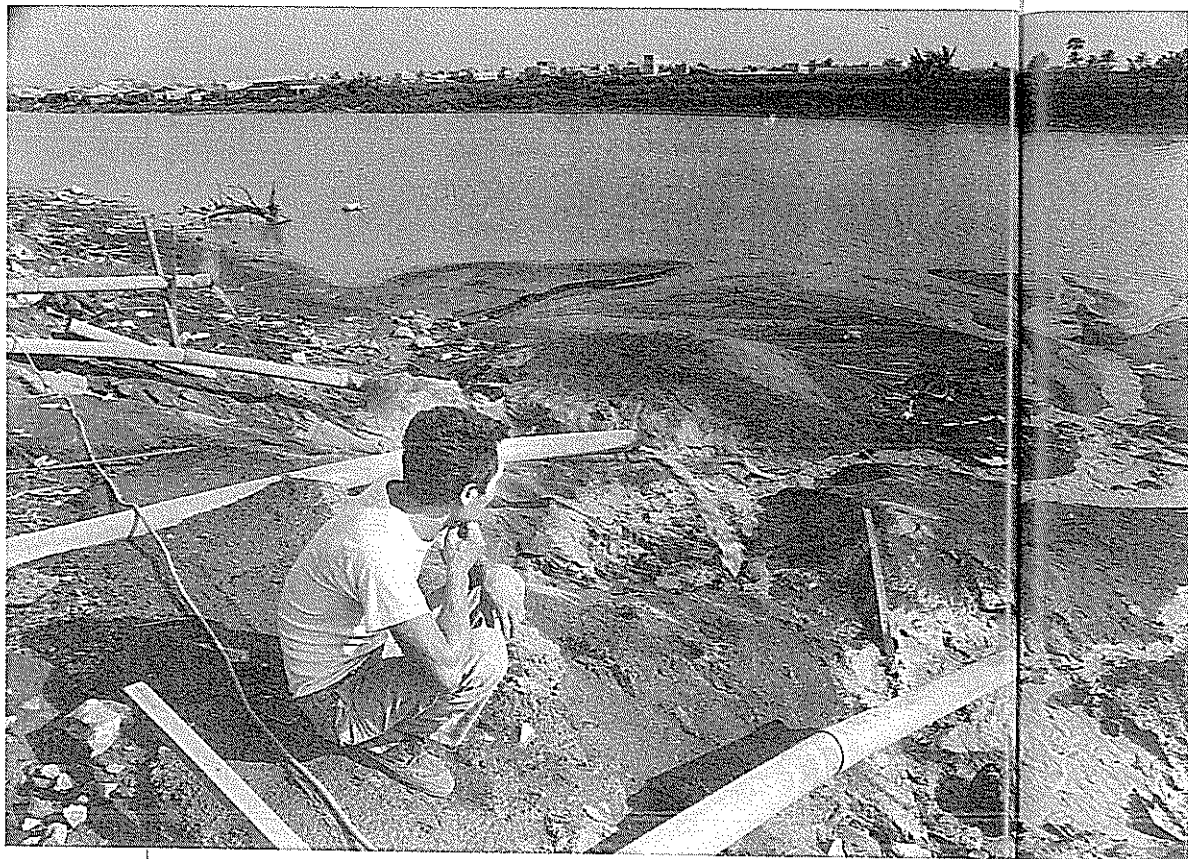
「外國我也去過啦。在泰國、日本，人家也沒有什麼焚化爐。」「那大發工業區的熔爐在冒煙，黑壓壓的，你們為什麼不去取締？」這邊一個沉不住氣的年青警員也不甘示弱：「這些東西，說不能出來，你們怎麼又弄了出來？」一個驍悍的

鄉民回說：「你也知道得很清楚嘛，又何必我明說？」圍觀的群眾間迸發出一陣哄笑。（民間傳說大發工業區偷運貨源，通關費至少6000元一卡車）「你真有辦法啊！」青年的警員仍然不服輸的頂回去。

張明志激動的一直說要叫卡車運走，即使自己出錢也甘心，他說：「這太沒有公信力了。」張式賢則土著臉，不說一句話。他默默地接過我手中的相機，走近前去，不停的拍照。第一次看到這麼詭怪的火的顏色。其實他一來就這麼說過的。這時大家都吵得有點疲了，火也燒得差不多了。一個婦人走了出來，解圍似地說：「算了算了，算我們倒運吧，平白無辜，被賴到頭上來。大家就照他們的意思，一起把火澆熄吧！」有幾個人，料想是與這場火有關的幾個，走了出來，一副息事寧人的樣子，把快滅的火給打熄了。

### 擴散的腫瘤

回到灣裡活動中心，取締小組仍舊回五樓去休息。二位小張，一位三十不到的警員和我，仍舊回三樓。



眼見鄉土變色，灣裡人真的無動於衷嗎？（攝影：侯冠慧）

張明志倒在椅上，鐵青著臉，一言不發。待我勸他開口，他激動不已的說，「太軟弱了，太沒有公信力了。」張式賓則用微弱的語調喃喃說道：「沒有辦法。政府明說，我們一大半的金屬來源全仰賴他們……」取締小組中輪派的警員則對我們說：「一下子圍了二、三十人，有時還會超過五、六十人。那時，不要說什麼取締了，能大家平安撤退就好了」。

事實上，由於各種現實因素的限制，取締態度也無法過度強硬。原本聚集二仁溪沿岸的非法業者，已

因取締工作的強化，有的乾脆躲到阿蓮、關廟一帶的山區；有的遠走旗山、屏東；有的甚至索性北上嘉義、台中、淡水河去燒。現在海口公廟附近，就有一批人趁晚上用卡車載到山上，燒完後，再載回來挑檢。這樣一來，非法燃燒廢五金就像被戳破的癌的病灶，毒瘤四處擴散，汙染層面就更難控制了。

「有狀況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張式賓悄然走了出去。他回來時對我們說：「有狀況了！」

「要不要把取締小組叫醒？」基於職守，警員謹慎的詢問著，卻被我們三人一致否決掉。「叫他們？去澆火不成？」躊躇之間，張式賓推著摩托車一溜煙先走了。

我們也趕緊上了警車，趕往南楚橋，遠遠地便看到一團火在燒著。只要是兩噸以上的廢五金，燃燒起來，50公尺外就可以看得見。我們把警示燈熄滅了，在漆黑的橋下，東拐西彎，迂迴探路，才來到東南側一處空曠的岸邊。越過一堆灰燼，另一堆火正熊熊燒著。見到警車來到，附近這建內，走出一個婦人，不待人問，便對著搖下車窗的警員說：「也不知是誰燒的，我們也不喜歡，會有汙染的啊！」然後便意興闌珊的走開了。二仁溪沿岸一片空曠，警車內又沒有滅火器，我們只好掉頭匆匆離去。

凌晨約其4點鐘的灣裡街道，罩著一層似塵若霧，不明所以的乳白色烟霧。有幾個人清閒地站在活動中心外拐角的街燈下，冷冷地望著警車，一個年長的老人正在那兒踱步。「真早啊！散步？」我說。「他們來不是在散步，是在站崗哪！啞！電話筒就在那裡。」警員說，「一有動靜，馬上打電話，如果一個『大場』能安全的燒完，這些人一個晚上崗哨站下來，就能拿到五百元哩！」

### 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爭

回到活動中心，張式賓已經等在那裡。他說附近巷子裡頭常燒的那一家，又再燒了。警車彎彎曲曲的走了一段，最後還是得棄車步行穿過一條窄巷。在一團密集的住家空地上，有一堆小火。張明志一走近，便急著附近找了一個短棒，對著火猛拍，張式賓跟著也加入，兩個人就這樣死命的拍打著那堆火。

剛剛在車上，我還以略帶責備的口吻責怪張式賓，認為他不該不顧安全，單獨出擊。這兩個小子卻回答我，他們早已習慣半夜三更單槍匹馬，在煙霧及異味的引導下，去追撲隱藏在暗處的火堆。

這堆火就這樣被兩個小張拍拍打打地撲滅了。回頭一看，一戶人家的院子裡頭正燒著另一堆火，兩個人拚命的往裡面叫喊，這才走出一個睡眼惺忪的老頭子。我想這下可是人賊俱獲，連門牌號碼都跑不掉了。雖然空氣汙染防治法裡明定露天燃燒廢棄物的工商廠家，最高可罰款六萬元，但兩位張先生卻沒有告發這老頭的意思。他們說長達六個月以上的法院強制執行程序，早已失去立竿見影的成效，而且多半無法收到罰鍰。他們只是隔著柵門對老頭說：「裡頭的火是不是你燒的？」老頭畏縮的默認了。「阿伯，快把它熄掉。」這時另一個老人緩緩的走過去，拋下這樣的一句話：「每一次講他都不聽，這樣子做鄰居，真不夠意思。」院子裡的老頭挑了一個小勺子，從屋內一趟一小勺地取水澆在火堆上。

「阿伯，不要再燒了呀，」張式賓說，「真的，不可以再燒了呀！」幾乎是用求的聲音，兩個小張抓著鐵欄杆，對著老頭殷殷叮嚀著。我真不知道那來來回回踏踏澆水的老頭，到底聽進去了沒有。但是這一聲比一聲無奈的懇求，卻讓我頹然的想到所有參與反抗廢五金汙染戰爭的人，真正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敵人？如果這不過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爭，那麼那敵人又是誰？到底是怎樣的政策？是什麼樣的看不見的結構性的存在，使我們註定無法戰勝這場戰爭……